

古应芬随孙中山东征日记

——1923.8.23.至11.12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

孙大元帅东征日记 古应芬志

1923年8月23日—11月12日

十二年秋，西、北两江之贼悉败退，而东路之敌仍负固顽抗，总理躬自督师，应芬于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命随军，亲侍左右者八十余日，尝见其筹划战守、征调各军、审察形势、措置粮刍，终日无须臾之暇，不以溽暑而少息，亦不因挫折而见沮，其坚刚勇迈之气，求之于古，所未曾有，而况于今哉？兹谨于日记册中，撮其大概，以志于篇。

先是六月我军第一师既平苍梧之敌，而北江又为北虏侵犯，曲江再失，已进至英德附近。我第一师复会合滇军击走之，曲江、始兴、南雄相继收复。时前东江陈逆各军仍据险固守，杨逆坤如死守惠城，屡攻不能下。总理决督率云南、广东各军躬行讨伐，拟以石龙为大本营调度军事。八月二十三日，以大南洋轮船为座驾，十二时向东江进发，下午九时许抵石龙。时天气奇热，船复湫隘，总理所处之室，仅容一席，泰然无所苦，披图握管，决策定计，昼夜不少息。从者虽欲陈请节劳，不敢也。行营编制简略，仅设秘书长一员、秘书一员、参谋、副官各四员、侦缉及侍卫军队百十名而已。抵石龙之夜，许总司令崇智由博罗来谒，总理授以机宜，匆匆复返，盖前方已屡得警报矣。

八月二十四日 上午八时，座驾船由石龙开动，向博罗进发。下午抵博罗。许总司令偕滇军师长杨廷培来迓。许云：据报逆军现分三路来袭，李逆易标率千余众已抵博罗二十余里之汤村，陈逆修爵所部亦到。敌将接近，崇智不意帅座冒险来此也。当夕泊博罗城南河岸，县城先为逆军蹂躏，居民流离远徙，烟火阒寂，只闻刁斗森严与远近虫声而已。

二十五日 上午一时，许总司令偕团长邓演达来，密语应芬曰：李逆易标已过汤村，决以全力率各部出击，天明时河岸必冒炮火，务转恳帅座速离。许去后，应芬以此为请。上午四时，船乃下驶，仅行四里，船搁浅，逾时始脱。遥闻城下枪炮声密作。十一时抵石龙，得从惠州飞鹅岭刘行营转来博罗电报，谓我方兵力单薄，退守博罗飞鹅岭待援。帅座一方电令张民达旅全力攻平山，以分博罗之敌，时又得增城报告，林虎率众来犯，乃命飞机传达命令至广州，檄调滇军来援。是日，姚雨平君指陈援敌之策，帅座以招抚使名义与之，使发博罗，但其部队仅至苏村而已。

二十六日 许总司令电：博罗、飞鹅岭先后失守，敌已占铜鼓岭、北岭一带高地，北门

已被围，城中兵力单薄，粮弹将尽。帅座乃命飞机发博罗，使守城者知有援应，更命差舰载粮弹冒险输送，并亲函许总司令嘱其坚守，又屡电广州，促援军飞急来援。羽檄如雪片，而军行转缓。盖广州滇军待饷乃发，不问博罗诸守将被围之急也。

二十七日 博城许行营陈参谋翰誉从间道来报告，云博城东、西、北三门已受包围，只余南岸，仅能与惠州飞鹅岭刘行营通气，粮弹两绝，情势益险。帅座虽急切，而援队电告已准备，候至夜深，尚未见一卒到达。蒋光亮部在石龙者约有一旅，严令其前进，则以未得军长命令为言。是日大风雨，水渐涨，帅座乃遣应芬回省，严促滇军开发。且命曰：若滇军索饷不克来，可先调福军与吴铁城所部即行，并以铁城一团援增城。应芬受命于下午四时到省见蒋光亮于沙面某洋行之楼上。蒋先语曰：吾知博罗之危急，即帅座无命令，吾部亦应驰援，汝即不来，吾已准备今晚出发，现所虑者火车未备耳。芬即驰赴大沙头车站军车管理处询问，知各车已完备，乃使人走告之。

二十八日 是日晨，应芬回石龙复命。福军前部奉令开到，吴铁城所部已据报开抵增城，另遣马队数十名来供侦察。李军长福林、朱军长益之来觐，帅座喜慰有加。蒋光亮迄不见来，其所部亦不允前进。芬生平遇人狂语者，未有逾于蒋者也。是日，郑次长洪年陈各军霸占财权及财政困难情形，前方军需窘甚，行营金库带至万元已告罄，邓运使泽如解到万元，顷刻间又为滇军支领殆尽，犹未移动也。

二十九日 连日大雨，石龙水高涨七尺。是日晨，滇军罗旅得饷，已允赴敌，天明移动。帅座复由石龙向博罗前进，至礼村止焉。沿途风急雨骤，座驾小舟颠簸甚，帅座安之。舟中，于计划军事稍暇，而犹以民元以前革命史诏示吾辈也。当博罗围城之际，惠州逆军更冲出飞鹅岭，刘行营告急。帅座亲复电刘震寰云：敌人当然有计划，所幸其数不多，自易击灭。昭基已亲率五千精锐出击淡水，兄之后方断无危险。少泉闻博罗被围，非常焦急，已征集所有，赶速出发，大约两日后可到。信之亦以全部来援。大约三日后，其他西、北江各队，亦陆续调来。今日省城已运到米粮四十余万斤，当陆续运来。此次东江之事，无人不焦急万分，断无见危不救，想不出十日，贼必消灭。我俟各军出发后，当再来梅湖亲督攻城，故望兄急调一队渡白沙堆，一以绝敌人后路，一可保我航线。闻敌人粮食、辎重，皆在风门坳附近，若兄能照行此事，可悉夺之，则博围可解，我军实亦加利莫大也。幸速图之。云云。

三十日 由礼村开赴苏村，风雨继至，水流激湍，座驾船阻于铁岗。时吴部马队及福军为风雨所滞，不能进。

三十一日 由铁岗开抵松村，诂滇军蒋部到着者，不足五百人，蒋光亮亦不果来。幸博罗城外水涨数尺，敌不能逼近，仅于北门外山地，以炮遥击而已。是日，得谭延闿总司令由湘南来电报捷。

九月一日 帅座分令石龙到着各军及抵苏村之福军、滇军攻击前进。座驾船由苏村向博罗开驶。至夜，泊第七碇。乃令福军及滇军禄国藩一部、田钟谷一部登山警戒。帅座更伤副官于山颠架设烽火，使博罗城得瞭知主帅所在地。

二日 帅座由第七碇登上北岭察看形势。其与胡汉民总参议函云：吾今日兼尽一排长之职务，凡侦查敌情、考察地势，吾悉为之。时滇军到石龙者，仍逗留不进。帅座下午复回石龙督促，沿途见有零星队伍开来者，总计不及二、三百人，决不足以解博城之围也。

三日 帅座在石龙时，蒋光亮大部到着，蒋仍不来。帅座令其参谋禄国藩来商军事，且许以便宜指挥各军之权，如解博罗围，予以重赏。禄不惟不听，且自由行动，索饷据舰。赵参谋宝贤责以大义，始允开拔一部。应芬密察其决不足恃，乃以电致胡总议，飞檄粤军第一师来石龙候令。其时左翼指挥胡谦方来电告急，帅座已令一师卓旅赴援增城。调援博罗之议，尚未得帅座许可也。

四日 水大退，张师长民达来觐，报告淡水之捷，以阻于水，平山尚未得手。是日，福军全部开到。帅令滇军禄国藩部为右翼，由雄鸡拍翼前进，福军为左军，向义和墟前进，与博罗城内各军取夹击之势。滇军四师既到着，复以索饷未得，全队引返。帅令止之，无效。

五日 天气晴，水大退。福军既到着义和墟布防。杨希闵由淡水来觐，帅座指示机宜，匆匆又去。是日，电报北海为邓本殷攻陷，帅座令永丰舰往援之。

六日 福军既达义和墟，滇军禄国藩所部罗旅不待命令由第七碉弃阵地引回石龙，惟时右翼福军不及知，犹严阵待敌。帅座以水既退，敌若大队攻城，城必不守。船室之内，见帅座懊恨躁躐，疾革命令，时复击脑奋兴，为状良苦，终决计亲往察视，应芬尼止不及，二时抵第七碉，泊滂子唇。飞机探报回，知敌尚在博罗东北角山地，未与我军接触。

七日 许行营报告决定冲围出击计划，惟援军单薄，敌已移动。八时许，义和墟福军已与敌千余人接触。田钟谷率滇军三百人及卓旅张弛团一营登雄鸡拍翼山岭。帅座率侍从登山督战。时左翼之福军至义和墟，初获小捷，继为敌军大队所乘，不支，引退。敌乃乘机大进，沿义和墟以向苏村，欲断吾军归路。座驾船下午三时下驶，至苏村时，遥见姚招抚使旗帜，询之，尚不见敌踪，急促帅座复返石龙。至蒙兰，时已深夜，黝黑间，遥见军船联舫上驶，应号知卓旅已至，即命加紧开赴苏村探险登陆。是夜，泊宿石龙。

八日 晨，帅座复率杨廷培一部由石龙开拔。二时，到苏村。卓旅与福军已联络驱逐义和墟之敌，攻击前进。

九日 座驾一船由雄鸡拍翼开至谭公庙，帅座率幕僚登山观察。时卓旅、福军杨部分途追击。下午，帅座复渡河登山瞭望，知敌我两军冲击至烈，我军节节胜利。

十日 博罗守军杨廷培部已冲围攻占铜鼓岭，敌军死伤甚伙，向派尾、响水退却。博罗解围，帅座进城抚慰，定追击计划，以卓旅五团向派尾、邓团向惠阳、福军向响水。杨师死伤太重，着回广州休养。更下令奖杨廷培万元，其余论等赏犒。部署毕，以一师蟠龙舰护送帅座赴梅湖察看重炮阵地。

十一日 当博罗急迫之际，平山未得手。帅座以蒋光亮不来博罗，乃使其全部出平湖，归杨希闵指挥，以攻平山、淡水之敌。时澳头亦有失，帅座亲电胡总参议云：速由无线电传令永丰舰长：澳头我军退却，但两日后可恢复，现杨总司令希闵亲率滇军由龙岗出击淡水、平山之敌，该舰长搜击海上偷渡之敌，毋使漏网，并相机与杨总司令联络，协同动作。若无线电不通，着盐运使派安北舰传令，并助永丰击敌。再：绍基已赴龙岗淡水矣，可慰也。电发后，绍基即出发。是日晨，帅座巡视葫芦岭、飞鹅岭诸阵地，得东路捷报，我军已克平山。

十二日 帅令飞机队向惠城抛掷实弹。

十三日 帅座再抵梅湖重炮阵地，亲发五弹。时飞鹅岭刘震寰部久屯师于坚城下，不能

破敌。帅座复亲往巡视，严令谨守，以待大举。

十四日 帅座回广州。时增城之敌，亦为朱、吴各部击退。

十八日 帅座以攻惠之部署稍定，复乘大南洋船出发，随行者增王柏龄、马晓军等三人。

十九日 座驾船驻石龙。

二十日 座驾船到白沙滩，大元帅亲赴飞鹅岭，筹策攻惠城。午十一时到着，桂军各师来迓。至炮兵阵地，为惠城之敌窥见。未几，敌炮继续向帅座射击，有距不寻丈者，从者多为帅座危，谕曰：但毋恐，盖敌炮表尺已用尽，纵密发，不相及。其后敌弹密发，果于我无丝毫损也。帅座与各部商定攻城计划后，命程部长潜与参谋留飞鹅岭，仍返梅湖。至中途，忽闻爆炸声甚厉。未几，侦缉员趋来报告：白沙泊轮遇事，同时爆炸，飞机队长杨仙逸、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、鱼雷局长谢铁良遇难。帅座闻之，哀伤不已，固不仅痛惜同志，盖攻城之计划实受一大打击也。

二十一日 下令追赠杨仙逸陆军中将，谢、苏恤典，同极优厚。帅座亲察遇难地，血肉模糊，同行者为之扼腕。午后，帅座复至梅湖重炮阵地，向惠城亲发六弹。

二十二日 仍泊梅湖，攻惠城之计议，已改定为翌日之夜半十二时，乃遣程部长潜复赴飞鹅岭，主持攻城。是日，下泊白沙堆。

二十三日 凌晨，座驾从白沙堆复开梅湖，发七弹，复回泊。夜半，飞鹅岭与惠城方面枪炮声陡起，知攻城计已实施。先是预期二十一日总攻击，杨、谢遇难，鱼雷尽毁，乃电省重运，改期本夜十二时，以鱼雷炸城基。各部队冲锋前进作拂晓战，一方面以飞机抛掷炸弹。

二十四日 早，得报告，鱼雷失效，步队死亡甚众，卒不能破城。帅座虽不悻，然犹鼓励将士作第二次总攻击焉。邓团追击已抵七女湖，开发横沥。

二十五日 座驾回博罗。

二十六日 许总司令至横沥。帅座筹策全部军事计划，决以许任中央军总指挥，杨希闵任右翼，朱培德任左翼，部署既定。

二十七日 帅座返广州，留程颂云于博罗。

十月廿一日 帅座偕夫人暨俄顾问鲍罗廷及诸幕僚巡视虎门要塞，悉调海防诸舰会于虎门，后赴太平墟。

二十二日 得廖省长电：高州失陷，河源三日内不得援，恐不守。帅座复率各舰返广州。

二十八日 据报：河源、平山相继失陷，省城谣言蜂起。

二十九日 敌将洪兆麟诸逆已迫至平湖，蒋光亮部不战，退至石龙。

三十日 许总司令电：林虎率贼攻柏塘、派尾，我张、莫、卓各旅及朱、李各部击退之，得枪数千杆。敌向黄麻坡溃退。帅令滇二军范石生部开赴石龙，将茶山、樟木头来犯之洪逆击退。蒋部仍不进。

三十一日 刘震寰全部退出飞鹅岭。

十一月三日 大元帅以飞鹅岭军不守，恐博罗有失，牵动全局，又闻各军不进，乃乘专车向石龙出发，李参谋长协和亦随行。十二时抵石龙。召胡思舜、卢师谛、范石生诸军长会议军事。蒋光亮后至，帅座责令前进，彼云今晚须返省，明日当再来。帅曰：今日只有军令，若返省，吾将以尔徇耳。蒋是夜不顾而去。

四日 各部队伍遵令拂晓出发，以范部主力军肃清沿铁路之敌，以达平湖。令胡思舜合

东路一支队溯河岸横达博罗，与许、刘军联络。上午九时，敌将钟景棠、熊略各部犯茶山，范石生部迎战。约一时许，击退之，追至张坑。午间，帅复乘专车赴横沥察视。敌溃退时，沥墟纵火，帅座到时，余火犹未熄也。时李根沅部由西江来附，亦开至横沥。

五日 胡思舜部迟迟不发。帅座乃命罗翼群从水路赴苏村，东路一支队梁国一部出菰兰赴博罗。夜后，增城胡所长谦急报林虎率队千人占龙门、犯增城，陈策、李天德各部先退。帅座震怒，乃令朱培德、胡思舜部援之。

六日 许总司令博罗来电：与到军出击，大胜，敌退回惠城。但冬日杨、朱两部未达到河源，我卓旅部队邓团，占回石坝。是日，右翼追击已达樟木头，李根沅部向鸭仔步，卢师谛至深圳。

七日 帅座返广州，行营仍设石龙。

八日 追击部队范军已完全到着鸭仔步，将由间道攻惠城。正午十二时得急报：中路及左翼军为敌所乘，退出博罗。许总司令是夜回石龙。桂军、滇军相继退却。

九日 帅座得各军退却之报，与李参谋长协和急乘车至石龙。少顷，滇军已退至狗仔潭，东西路许、刘各部已退至菰兰。帅座严令制止，无效。即席召集会议，发令反攻。同时右翼已攻克鸭仔步，帅令赏给范部二万元，令鼓勇攻惠城，以牵制敌之后方。

十日 赏朱培德、杨希闵部各五千元，令反攻东路。西路各军，已续渐收容，帅令再退却者枪决。

十一日 晨，帅座移驻石滩车站。探报逆将钟景棠、熊略、杨坤如、洪兆麟各贼沿河岸冲至菰兰，我军亦准备十二日拂晓分三路反攻。是夜，师长李济琛等来见，帅座嘱其明晨赴援增城。

十二日 天甫晓，石滩车站已遥闻增城方面炮声，应芬虑李师及王师（中央军朱部）未进，亲赴石滩村（离车三里许，中隔一河）敦促之。至，则李师已行，而王之参谋长凌霄亦已跨马督队前进。应芬与罗君翼群向增城方面沿途探视，离石滩村数里，登一小山，见二、三滇军步哨在此瞭望。询之，知敌人已逼近，后为我军击退。枪炮声已自近而远，旋觅归路，途中闻东北方枪炮声转剧，知菰兰铁墙方面我军中、右两翼已有激战，急回车站报告。至，则得石龙参谋电，告知菰兰、铁墙两方面战甚烈，我军似有不支之势，望速派援。时则李根沅部在石龙，即檄其向石湾前进。移时，令邓副官彦华运米一车，分给石龙各军。十一时许，车站站长来报，前方有兵数车，未得车牌，遽行开来，中途似有危险。不移时，果有火车至，察之，则李根沅部也。李随登车谒见帅座，仍令开石湾攻击前进，李即如命开进。迄下午十二时二十分，菰兰、铁墙各军并溃，已有大部退至石滩者，帅座即下车制止之。应芬与协和随行，见沿铁路皆溃兵，既不辨其为何军，亦不知其因何而退，询其长官，则皆不知所在。但各溃军得帅座喝令，亦少阻，不敢反走。旋见李根沅亦至，帅座曰：武城（根沅字），汝应率队严守此间河岸，待敌至，以图反攻。李唯唯。时有溃兵所乘之车开至，向帅座之车冲动，帅座之车乃逆行。帅座仅得上车，而沿铁路之兵乃大奔，应芬不及随行，只得徒步追逐，至新塘，复登车。知帅座已乘机关车返省，心为之一慰。到省之夜，知邓副官彦华在石龙闻败耗，即赴横沥，报于范小泉，请其回援。范不待炊，即率队来赴，卒破洪逆于石龙，几溺毙之。使敌挫折，不能穷迫我军，范之劳绩可纪也。应芬在归途中，默念如溃兵到省，数逾万人，秩序必大乱。然当时实无法以处此。及抵省，知帅座早已派兵一部在大沙头悉缴散兵枪械，故省城仍安堵如常。又电湘南谭组庵先生克日来援。不五日，谭部至矣。

（编选者：蔡鸿源）